

感悟庄子

“象思维”视野下的《庄子》

王树人 李明珠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感悟庄子

“象思维”视野下的《庄子》

王树人 李明珠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悟庄子：“象思维”视野下的《庄子》/王树人，李明珠著. —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6.10

ISBN 7-214-04472-2

I. 感... II. ①王... ②李... III. ①道家②庄子—研究 IV. 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05088号

书 名 感悟庄子——“象思维”视野下的《庄子》
著 者 王树人 李明珠
责任编辑 张晓薇
责任监制 王列丹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960×1304毫米 1/32
印 张 16 插页3
字 数 432千字
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214-04472-2/B·143
定 价 32.00元

(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王树人（老树） 1936年11月生于吉林省东丰县。祖籍山东莒县。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1965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。师从杨一之先生与贺麟先生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，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。曾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研究，多次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德国学术交流，在德国 Hagen 远程大学出版中国文化教本《中国传统文化引论》（1991）。最近20年间，重点转入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。主要代表作有：《思辨哲学新探——黑格尔哲学体系研究》（人民出版社，1985）；《历史的哲学反思——黑格尔“精神现象学”研究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8）；《传统智慧再发现》两卷（作家出版社，1997）；《回归原创之思——“象思维”视野下的中国智慧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。译作有：《黑格尔与哲学史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1992）。与叶秀山先生共同担任八卷本《西方哲学史》（学术版）的总主编，并合作撰写其第一卷“总论”（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。近期重要论文有：《中国的“象思维”及其原创性问题》（《学术月刊》，2006第1期）；《庄子、海德格尔与“象思维”》（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》，2006第3期）；《“上帝死了”道还在！》（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，2006第4期）。



李明珠 1955年10月生于安徽合肥。祖籍安徽蒙城。15岁即走上三尺讲台，教过小学和中专。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分配到安徽教育学院。现为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，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，古籍研究所副所长。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和《庄子》的教学和研究。在《光明日报》（学术理论版）、《学术月刊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多篇。主要有《道家的超越智慧》、《论庄子的“无功”“无名”“无己”思想》、《道家文化与创新智慧培养》、《屈原〈九歌〉悲剧意蕴探析》、《论陶诗创作的回归主题》等等。出版著作有《庄子寓言新解》，参加编写的著作有《中华典故大词典》、《二十五史智慧大全》等。

自序

《庄子》一书主要以象征隐喻的寓言表达其思想，它是一种诗意的表达。如果说“诗无达诂”，那么《庄子》也属于“无达诂”之列。至于《庄子》书中在表达上具有跳跃性和看似不着边际的“卮言”，以及具有史实性的“重言”，也都是服从于以寓言喻道这条主线。即使是作为具有史实性的“重言”，也不是为了揭示和讨论历史，而是借史实使喻道之喻更加充实有力。庄周及其弟子们，其所以采用诗意的表达，我们认为，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为道家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，深刻领会了“道”之可体悟而不可言传性，如老子所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以至于“道”之名，老子都认为是“强字之曰”。后来禅宗的“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”，可以说与“道”之可体悟而不可言传是完全一致的。但是，虽如此说，老子不还是道说了五千言吗？禅宗不也有《六祖坛经》和诸多传灯录吗？可知，人类发明了语言，语言就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因此，问题不是用不用语言，而是如何用语言。实际上，从老子到庄子及其弟子，都是用诗意的语言在筑境的描述中喻道，而不是用概念规定性的语言来指称道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就是指出使用概念规定性的语言所作的道说，结果只能是背离“常道”。庄子则进一步说：“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；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知形形之不形乎！道不当名。”（《知北游》）那么，用诗意的语言来喻道，例如老子常用比兴的诗体和庄子用诗意盎然的寓言，又会如何？

从“诗无达诂”来看，诗意的表达具有多指向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混沌性，读之不像概念规定那样确定和明晰，特别是庄子的寓言，其隐喻性甚至使人有堕五里雾中之感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领会“道”

的本性，就不难知晓老庄用诗意的寓言喻道之良苦用心了。那么，道之本性如何呢？与西方哲学最高实体本质不同的“道”，乃是非实体性的。实体是一种概念，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，是对象性的和现成性的。因此，可以作为对象而发问“实体是什么”的问题，即可以借助概念思维作规定和分析推理。而“道”不是可以作为对象的实体概念，而是以“天人合一”或主客一体不分为前提的，因之“道”是非对象性的和非现成性的。或者说，“道”与静态的非整体性的实体不同，它是动态整体性的。所以，对于动态整体性的“道”，根本不能问“道是什么”的问题，因为这种发问就是从概念思维出发的，就是引向“S是P”这种概念思维的规定和分析推理。由这种发问而进入概念思维，不仅不能把握“道”，而且容易使“道”在对象化和现成化中被肢解和僵化，导致从根本上背离“道”。庄子就此问题有这样的论说：“有问道而应之者，不知道也。虽问道者，亦未闻道。道无问，问无应。”（《知北游》）由此可知，“道”的提出，源自不同于概念思维的另一种思维，即“象思维”。因此，把握“道”也不能不用这种有别于概念思维的“象思维”。无论是老子比兴的诗体表达，还是庄子诗意盎然的寓言表达，都是悟性的“象思维”之产物。这种诗意表达也是老庄引导读者进入悟性的“象思维”来体“道”，而非作概念思维的逻辑推理。

《庄子》一书通过寓言所喻，是深邃的道境。因此，对于《庄子》一书，若想把握其“道”的玄旨，就不能不首先“悬置”概念思维的惯常心态，用把玩和体悟的心态，去玩味和领悟寓言所筑之境。如《庄子》中所谓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、“外物”、“无古今”、“吾丧我”、“虚室生白”等等，都不是概念规定，而是境域和境界的描述。显然，这种境域和境界用概念规定是无从把握的，而只有徜徉在隐喻之象的境域中，虚心地细细领会，才能领悟其“道”之玄旨。“道”囊括万有而又无所不在的整体性及其“生生不已”的原发创生性，是多姿多彩而又永远鲜活的。老子所谓“道之为物”，即表明“道”无所不在，而且“道”也在“生生不已”中表现为时时鲜活。所以，对之描述和隐喻也不能不是多彩而又鲜活的。这样，庄子及其弟子的寓言描述多彩纷呈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庄子的道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原发创生的动态整体观，即

所谓“道通为一”，或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因此，对于“道”的描述也就处处时时皆可为之。由此所给予人的重要启示是，“道”既然如此处处时时鲜活，人之体“道”也就可以处处时时为之。六祖所谓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”，完全与此相通。

可以说，领会《庄子》一书的原发创生的动态整体观，是把握《庄子》一书的大前提。因为，原发创生的动态整体观是贯穿《庄子》一书的灵魂主线。在书中，无论批判“道”外种种不能“道法自然”的逆思逆行，还是弘扬回归“道”内能顺乎“自然之道”的思与行，都是围绕这条灵魂主线展开的。以往对《庄子》的研究，更多是对词语的考证和注疏，有的甚至陷入支离琐碎而不能把握整体之“道”，或者是囿于概念思维视角，与“道”隔离，这样就更不可能真正领会“道”之玄旨。在《庄子》研究中，能站在原发创生的动态整体观这一高度，注意到《庄子》一书思维方式的特质的，似乎还不多。本书作者也只是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已。

以上所述，主要是说怎么读《庄子》。因为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知道怎样才能读懂《庄子》，就谈不上进而深入研究《庄子》。如果视角和思维方式不对头，并不真正知道《庄子》一书是“象思维”的产物，其诗意的寓言表达也是“象思维”的体现，那么就会囿于概念思维去阅读和领会，把寓言隐喻的境域和境界当做概念，去做逻辑分析，乃至背离了庄子的本意。例如有的研究文章提出所谓《庄子》某篇文章的逻辑起点如何，逻辑结构如何，就是属于这类研究。但是，今天人们相互沟通的语言和文字交往，例如书、文章和信件以及讲稿、报告等，都已经主要是用概念界定和逻辑分析这种理性的概念思维方式。现今这种话语方式对理解主要由“象思维”创造的中国古代经典，就有些类似于老子所说的“强字之曰”了。不过，在解读古代经典时完全不用概念思维方式而回到传统的“象思维”，已经不可能了。为了能使这种勉强为之的表达，不至于完全离谱，在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如这里的《庄子》时，就非常有必要如前面所说的那样，将概念思维的惯常心态加以暂时悬置，以便在玩味和体悟中能比较深入地领会古代经典的内涵。而由此阅读和领会之后，再进入用理性的概念思

维方式即论说式的表达,才可能不至于太离谱。相反,如果连阅读也戴着逻辑概念思维的眼镜,把庄文看成具有逻辑结构之文,那就非离谱不可,以至于与《庄子》之文完全不搭界。

所谓庄文的诗意性,无论比兴之诗还是寓言,都是借种种隐喻传达作者的旨意。例如,《逍遥游》所描述的鲲鹏之九天翱翔,如同《周易·乾卦》的“飞龙在天”一样,都是隐喻之象,都是试图借这种象所描述的境域和境界,以打破人们在想象力上的局限和僵化,开阔人们创造性的思维空间。或者说,庄子及其弟子们,正是通过创造种种隐喻之象,把概念思维悬置起来,从而借以使读者在不确定的甚至模糊的想象中引向体“道”和领会“道”的玄旨。如果说禅宗“不立文字,以心传心”是最明确的悬置概念思维,那么这种悬置早在《庄子》一书中就以隐喻之思开始了。悬置概念思维从而焕发人的想象力,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创造的历史中,永远居于最本原最重要的地位。这正如著名法国现代思想家加斯东·巴什拉所说:“我们赞同这种观点:想象胜于意志,胜于生命的冲力,它是精神创造力的化身。从精神上来说,我们是由我们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。我们由自己的想象所创造并且受想象的限定。因为想象划定了我们精神领域的最后限界。”^①

如果说《庄子》一书借隐喻之境象引导人悟“道”而具有形上精神的积极意义,那么落到现实的具体层面,对于当代来说,《庄子》一书由追求理想自由而展现的批判精神,则最为突出也最具积极意义。对于文明的发展来说,人类永远不满足的欲望是其主要动力。但是,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望追求,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,都经常使人陷入为种种“物”与观念束缚或奴役的异化境地。如《庄子》一书所揭示的“物役”、“物累”乃至“殉物”等悲惨境地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庄子》一书对于追求权力、名节、财富等等而陷入异化的揭露和批判,在对照今天的世界现实时,不仅没有过时,而且更感到这种批判

^① 加斯东·巴什拉:《火的精神分析》,杜小真等译,岳麓书社2005年版,第111页。

由于直刺人类本性的弱点——欲壑难填，而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。当今世界人类放纵欲望的结果，已经使地球这个人类家园正在失去往日的可居性。环境、生态急剧恶化，险象环生，生存危机此起彼伏。同时，最高价值观念破灭、伦理底线崩溃，人的精神已经无家可归，以致陷入孤独和恐惧的深重精神危机之中。由此而反观《庄子》一书的批判，不能不使人有振聋发聩之感。人类难道就这样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在欲壑难填中毁灭自己吗？

道家从老子到庄子，都对于人的本质有深刻的洞察和认识，认为应该抛弃“欲壑难填”，人之生的归宿在于体道而“与道为一”。在老子那里，在“与道为一”中强调的是“朴”，所谓“道常无名，朴”。人的本真，就是要回归于“朴”。“真”“朴”到“如婴儿之未孩”。并且，即使在有知后，也要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。老子所说的这个“黑”是绝妙的。“黑”之所隐喻的乃是如“道”那样的生命之根。例如，树木之根，是只可“守其黑”，而不可将其完全裸露的。人类的根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，更是要“守其黑”。如果尽其裸露，也会像树木一样死亡。而庄子在“与道为一”中强调的，则是“无待”的理想自由。《逍遥游》和《知北游》两篇之“游”，都如《天下》篇所说：“彼其充实不可以已，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”。在这里，所谓“造物者”、“外死生”、“无终始”，都是“道”境。只有在这种“道”境中，才有“逍遥游”。可知，庄子理想自由的界标是“道”，在“道”之外便处于不自由的“有待”之境，只有进入“道”境才能获得“无待”的理想自由。这就是说，在老庄那里，人之为人就是要归于道，像道那样真朴，并由此解脱一切世俗的束缚而能自由自在。的确，这就是人之为人最为合理的本质，是最理想的人生。但是，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本真的完人吗？似乎没有。而所谓能做到的“至人”、“神人”，也不过是庄子笔下虚构的人物。不过，虽然有史以来能完全体现真朴和理想自由的人还没有出现，但是，人们内心确实具有真朴和理想自由的种子，人们对真朴和理想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。当今，人们日益强烈的“返朴归真”和自我解放的呼声，也是这种追求的现实体现。可见，真朴和理想自由，尽管人类自身至今还远没有真正实现，但它确实是人之为人

的本质内核。而且此种善根人皆有之，只是还有待发扬光大。道家特别是庄子，在批判中把这种人之为人的本质内核揭示出来，无疑是为人类的和谐发展点亮了一盏明灯。

本书在前人考证、注疏和“发微”式议论的研究基础上，对《庄子》全书各篇（公认为杂入的《说剑》篇除外）逐一加以评述。这种研究，首先是力图从“象思维”视角认真领会诸篇的思想文化内涵，进而在古今中外对比中揭示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，并用现今通行的文体加以表述。这种研究，有别于传统的注疏研究，即不是完全“我注六经”；也有别于现今通行的从《庄子》书中提出若干问题而用各篇引文穿插做论证的研究。特别是有别于完全从概念思维视角考察《庄子》并加以论述的研究。我们这种逐篇评述式的研究，是力图在解读的同时能在评论中有所发挥。或者说，在“我注六经”的同时，也包括“六经注我”。这其中，对于“我注六经”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人最为看重的。即使在今天，所谓学术性如何，也首先是看这方面。最近几年，有的学人，鉴于学界的浮躁和腐败现象，甚至提出回到“乾嘉”之学的主张，即回到以考证为出发点。这不能说没有道理。但是，任何学问都不是为历史而历史、为文本而文本，相反，都是着眼于现实即揭示其与现实相关的意义。即使考证什么不考证什么，也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。正如意大利现代著名思想家克罗齐所说：“因为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研究一个过去的事实；由于过去的事实同现在的生活兴趣相联系，因此，它不符合过去的兴趣而适应现在的兴趣。”^①可见，研究古代文本都是从现实的兴趣和意义出发，而为了使之与现实的兴趣和意义相联系，对文本加以发挥或以“六经注我”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，就更显得重要了。

《庄子》之文的诗意性，其内涵之深邃和广大，特别是它带给人们无限可能的启迪性，使得对《庄子》一书的研究成为常青的课题，成为“诗无达诂”而可以永远研究并代有创获的研究课题。以往的研究认

^① 克罗齐：《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》，田时纲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6页。

为,《庄子》一书主要内涵都凝结在内七篇中,乃至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内篇上。应当说,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,但并不全面。其实,外杂二十六篇,除了包含对内七篇的阐发之外,还有其独立的重要价值。例如,《天下》篇作为最早的对先秦思想史的描述,其内涵的深广,是内篇所不曾容纳的。而《寓言》篇对语言的深刻见解,《至乐》篇对于生命的深刻体悟,《胠篋》、《田子方》等篇对儒家尖锐深刻的批判等等,都具有超出内篇的卓越表现。我们之所以把内篇与外杂篇逐一加以评述,原因正在于此。

概念思维的规定性、逻辑推理的严密性,特别是逻辑斯蒂在定量规定上的准确性,都是人类的伟大创造。世所公认的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,在人类现代化发展中是须臾不能离开的,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,并且,这种理性思维方式,恰恰是中国传统思维之所短,所以中国自现代以来一直在补这一课。但是,在人类所面临的课题中,理性的概念思维不是万能的。事实上,理性的概念思维所能达到的领域是很有限的。无论是宇宙整体、社会的整体,还是人本身的整体等等,作为动态整体的整体性,可以说都在理性的概念思维视野之外。而这种整体性的重要,在今天已经凸显出来。老子通过“大象无形”来描述这种整体性,也就是说它是看不见的,或者说它是前述“守其黑”之“黑”。显然,这种“大象无形”的整体性或最终归于“道”的整体性之把握,是概念思维所无能为力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道家老庄的思想受到重视,从道家寻找一种超越概念思维的思维方式,去领会和把握动态整体的整体性,就是必要的了。正如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,在对于“无”(即“道”)的问题上,西方的理性的概念思维已经无计可施了。也许,正是从关注生存论出发,即从关注人的生存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生存出发,使西方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向东方特别是中国道家思想趋近,从而认识到“大象无形”的整体性之重要性。并且也正是这种整体性的“大象无形”之不可视性和非对象性,使得这些思想家在反思中认识到传统西方思维方式的局限性,并寻求能领会和把握这种“大象无形”的整体性之思维方式。于是,从海德格尔到梅洛-庞蒂、加斯东·巴什拉等都在所谓“诗化哲学”的倾向中,或在诗意的领

会中,寻求对这种“大象无形”的整体性之把握。这种所谓“诗化哲学”的诗意,在思维方式上就是超越理性的概念思维,而趋向于悟性的“象思维”。

综上所述,可以看到《庄子》一书的诗意寓言及其所体现的“象思维”之悟性,特别是在寓言的隐喻中所做的深刻批判和通向真朴自由的指引,正是应了“越是古老越是年青”那句话,还具有非常鲜活的生命力,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。现实的中国和世界,在走向合理的现代化事业中,需要理性,更需要诗意的悟性。最后让我们以老树悟庄的一首诗来结束这篇序言:

思古怀今忆庄周,神笔惊魂几度秋。

道通万有齐物论,虚化机心逍遥游。

养生德充人间世,宗师天下知在宥。

象思筑境幽深处,妙径悟得任自由。

王树人(老树) 李明珠

2006年5月于北京、合肥

绪 论

流传至今的《庄子》文本，应当说主要是体现庄子思想的作品，包括庄子本人之作及其学派弟子们之作。由于此书是道家集大成之作，所以内涵极其丰富和深邃。随之，其中所需研究的问题也非常复杂。诸如哪些篇章属于庄子本人作品？哪些为其学派弟子们的作品？一般认为，内七篇为庄子本人之作。但有人经过分析认为，即使内七篇也有非庄子本人之文杂入。至于外杂篇，有人认为也有庄子本人作品，如《天下》等篇。错综复杂，不一而足。关于《庄子》成书年代及其与《老子》一书关系，一般认为在战国中期，在《老子》之后，与孟子同时。但是，钱穆先生则另有所见，认为从语言风格看，《庄子》的语言比《老子》更古老，所以提出《庄子》成熟于《老子》之前。因此，其对庄子与老子关系的看法，也就与一般不同，而认为庄子为《天下》篇所说的真正“博大真人”，先于老子。谈到庄子的思想渊源，一般认为庄子为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除了钱穆先生的上述看法外，在历史上唐之韩愈、宋之苏轼就怀疑庄子思想渊源不是老子，而是倾向孔子，或为儒家一派所出。今之学者钟泰先生，则完全肯定地认为，庄子就是儒家所出，而且具体认为是出于“孔门颜子一派”。如此等等。我们认为，这些研究及其看法，都具有学术价值，无论读者是否同意其看法。我们这篇绪论首先列举这些情况，只在于指出《庄子》一书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亦很复杂。而且，本书在研究过程中，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从中受到启发。但是，本书的研究却不在这些方面。本书既然认为《庄子》一书为道家思想集大成之作，就表明我们对上述看法在回应中所坚持的基本立场。我们认为，庄子在老子之后，属于老子一派，为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在对《庄子》一书的研究上，

我们既重视内七篇，也不轻视外杂篇。因为，后者并不只是对前者的简单注释，而是有所发挥和有所深化。毋宁说，本书乃是把《庄子》一书作为内涵贯通的整体加以研究的。而其内涵贯通的整体就是道家“道通为一”的视野、境界和精神。这种视野、境界和精神，显然不是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之产物，而是悟性的“象思维”之产物。《庄子》一书主要以寓言形式所作的表达，就是对此充分的证明。由此不能不提出的问题就是：如何领会和把握《庄子》“道通为一”的视野、境界和精神？我们认为，如果只是用惯常的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方式，不仅进不去，而且会将其肢解，使之变味。所以，本书首先强调在领会和把握《庄子》内涵时，必须暂时“悬置”概念思维，而诉诸悟性的“象思维”去感悟或体悟。本书名之为“感悟庄子——‘象思维’视野下的《庄子》”，其旨意皆源于此。下面，我们尝试就《庄子》一书有关的重要问题加以阐发，以为绪论。

一 “说不完的庄子”

自《庄子》成书以来，解庄之书之文就未尝断过。由此，流行一种“说不完的庄子”之说。《庄子》何以“说不完”呢？这个问题，不能简单回答，而是有其需要探索的深意。所谓“说”，就有口头语言之说，又有文字语言之说。就是说，其说总要诉诸语言或文字。但是，用语言文字表意，一般而言，就要进入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。这是语言之为语言、文字之为文字的一种本性。因为，语言文字产生的初始，就是为事物命名，或形成事物的概念。这样，一般使用语言文字，就自动进入了概念思维。实际上，语言文字与逻辑几乎是并生的。语言文字这种命名的意味，使得中国相当于西方逻辑学的学问，被称为“名学”，研究这种学问的古代学者被称为“名家”。

就概念思维的自觉和成为社会主流而言，乃是产生于古希腊的西方并流传至今。与此不同，中国虽然在先秦墨家那里也产生了《墨经》逻辑，其水准并不低于亚里士多德《工具论》逻辑，但是，后来不仅没有达到在社会文化界自觉的使用和成为主流，而且到汉代就中断了。在中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概念思维，但近代以前占主流的，一直是

悟性的具有诗意的“象思维”。可以说，中国先贤的经典，主要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创造出来的。应当说，概念思维与“象思维”，各有长短。可以互补，却不能相互取代。从现今西方概念思维的特点来看，它是主客二元、对象化的概念思维。在这种思维方式下，尽管能抽象出事物的本质性规定，但就其用语言文字对于事物的把握和表意来看，无论是对于大宇宙整体和具体事物的小宇宙的整体，都是“言不尽意”的。

那么，中国先贤又是怎样使用语言文字的呢？就《庄子》之文而言，公认其文体可分为寓言、卮言、重言。虽然庄子之文有这种形式的区别，但实质上三者一也。何以这样说？因为卮言的支离，并不离开寓言之旨，也是言外之意的表达。至于所谓重言，所引古代史实，也并非如历史学家那样澄清事实真相或就事论事，而是服从其文整体的寓旨性。而所谓寓言的寓旨虽说是不确定的，甚至是模糊的，不如概念规定那样确定和明晰，但却具有概念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表达深邃意蕴的特性。如上所述，庄子的寓旨，同概念思维清楚确定之所指相比，乃是一种不确定的能指。也就是说，《庄子》既然给予读者一个大方向的能指，那么读者接着要做的事，就是在这个大方向下做出可能的所指。而这种可能的所指是无限的。就此而言，在《庄子》寓旨的不确定性中，又包含有确定性。这里的确定性，就是由解庄者自己做出的。由此可知，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，筑象的语言文字都大于概念的语言文字，甚至具有无限的可指性，如同“诗无达诂”一样。这样一来，对于“象以筑境”和“象以尽意”的《庄子》，就确实是说不完了。

二 以言筑象

也许有人会问：《庄子》之文不也是用文字语言所写的吗？那么，按照前面的说法，《庄子》的文字语言岂不也进入了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吗？毫无疑问，对于解读《庄子》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。正如老子所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（《老子·一章》）但是，老子不也是用文字语言写了五千言吗？还有禅宗，虽然指出“不立文字，以心传

心”，但是在参禅活动中，不也是不能完全避开语言吗？显然，人类既然发明了语言文字，那么，在人事活动中，完全不用语言文字，已属不可能。然而，语言文字既为人所发明和使用，也就可以有不同的使用。

特别是对于汉语言文字来说，从其创造源头看，乃是以“象形性”为根基的语言文字。所谓汉字造字法的“六书”，其实只有前四书即“象形”、“指事”、“形声”、“会意”，属于造字法。后两书“假借”、“转注”，则是用字法。其中，“象形”自不必说。所谓“指事”、“形声”，本质上不过是“象事”、“象声”，而“会意”也不过是“象意”之会。由此可知，汉语言文字比西方拼音的语言文字在根基上更富于“象”之性，或“象以尽意”之性。尽管中西语言文字有如此不同，但在使用上，两者各自都可分为两种不同的使用：其一是用于抽象的、规定性的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；其二是用于“筑象”以把握动态整体的“象思维”或悟性思维。例如，前一种语言文字使用，主要是用于规定的理性分析论理上，属于科学思维理性领域。后一种语言文字使用，则主要用于悟性或动态整体直觉式的一体相通上，属于体道的诗、艺术、宗教信仰等领域。概括地说，前一种语言文字使用，归结为科学性语言文字之用，后一种语言文字使用，则归结为诗艺性语言文字之用。

可知，老、庄、禅的语言文字使用，显然主要不是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使用，而主要是作为诗艺性语言文字来使用的。对于庄子来说，主要是“文以筑象”和“象以筑境”，最终以情境之象来尽其意。无论鲲与鹏，也无论神人、圣人、至人、真人，以及朝菌、斥鴳、彭祖、山木、秋水、无何有之乡等等，所有这些天地人间之象、联想创造之象、虚幻之象，可以说，其表达都是“象以筑境”、“境以蓄意”和“境以扬神”。不难理解，正是这里所说的“象”、“境”、“意”、“神”，才是真正进入《庄子》文本和领会其本真意蕴的思想通道。显然，这个通道，不是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通道，而只能是悟性的“象思维”的通道。这个悟性的“象思维”通道，不是从定义的概念出发，而只能是从体悟“象”与“境”出发。这是解庄也包括解易、老、禅等中国古代经典，必须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。